

# 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sup>\*</sup>

梁赞勋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北京 100088)

[关键词] 容闳; 留美幼童; 晚清变局; 留学史研究

[摘要] 从容闳与留美幼童这个重大事件所处时代及事件性质所具有的标志性来看,从解剖一个时代社会横断面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留美幼童在中国留学史中所表现出的先锋、示范作用来看,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是值得我们努力追寻的。有关容闳与留美幼童历史的研究,十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现了不少值得探索的新课题。对容闳与留美幼童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11)05-0001-05

## 一、为什么要追寻容闳和留美幼童的足迹?

学习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对我自己来说,起初只是出于探索家庭历史的兴趣和学习近现代史的兴趣。继而在海内外学者和他们著作的引导下,我领会到这项研究有着远比一般家族史研究更为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也听到过一种议论,认为派遣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不过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个插曲,这批学生学业未成,回国后寂寂无名,如此而已。到 2008 年看到有人在一篇读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札记中,查证一个曾在海军工作的“留美幼童”的个人履历,遽而推论到整个“留美幼童”群体。文章称除个别人外,“留美幼童”知名度不高,“集体无成”,“普遍为在中下层浮沉,泛泛度日求存之辈”。其功绩是学界的“盲目鼓吹”,“放言瞎捧”,认为要“还彼等以真面目”<sup>[1]</sup>。自然,不同声音的争鸣,可以活跃研究的空气。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对某一具体人物或事件评价有高低,掂量有所不同,这是常有的事。但就整个群体而言,从总体上作这样的推断,我极不赞同。在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从所处时代来看,这个群体所处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键阶段。

三千年来,在封建专制政治、小农经济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思想文化统治下,闭关自守的“天朝之国”,一个衰败、落后、固步自封的王朝,受到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工业化、重商主义、炮舰政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击。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这是亘古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借用唐德刚先生的一个提法,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出三峡”航程上的一个险滩。在这个时段,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变化,都值得历史学家们去仔细观察和研究。从“幼童出洋留美计划”提出、实施到终止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在对外开放、教育改革、文化碰撞以及需要从西方引进吸收什么等重大问题上,统治者及其仆从、有理性的当事人以及广大的中间知识阶层,他们分别是如何看待和应对的;看到有幸踏出国门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成长、学习、工作和报效社会的外部环境,他们的主观努力和能够起到的作用。

第二、从事件性质来看,容闳和留美幼童在这个大变局中,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征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远航;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召回国后的一生,又是当时求变、思变、投身变革的社会精英们跌宕人生和思想轨迹的有代表性的真实写照。

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开放,要走向世界,“拿来”需要吸收的东西;必然要培养适应

[收稿日期]2010-12-25

[作者简介]梁赞勋,男,广东番禺人,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研究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问、教授,“留美幼童”之一梁普照之孙,现任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副会长。

\* 本文为“纪念容闳教育计划启动 140 周年暨容闳与留美幼童后裔联谊会”发言稿。

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改革教育;必然要善于吸纳、包容多元文化,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必然要务实地搞好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建设。所有这些,容闳和留美幼童都经历和参与其中,并产生了影响。其中,容闳、李恩富、唐绍仪、唐国安等还把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和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的现代政治理念体现在或者渗透在各自服膺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中<sup>[2]</sup>。因此,留美幼童这次远航和后来的人生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慈禧在戊戌变法时曾说过“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意,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她说这话自然有自我表白的意思,但事隔20年后这件事再被这位顽固的决策者提起,把幼童出洋留学这件事同变法这件大事联系在一起,说明它已不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小插曲,这有助于明确“留美教育计划”的性质。

容闳的幼童出洋留学计划启动后的40年,从同治末年,历经光绪、宣统,到建立民国,留美幼童“躬逢其盛”。如果说,统治者迫于形势,这40年,走过办洋务、百日维新、筹划新政并兴办实业这三步;与此相对应,革新派人士则经历了引进西方器学以自强、争取变法维新、到或谋求立宪或鼓吹革命以反对专制的三个阶段。按这三个阶段,察看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都是有作为、有贡献的。容闳自从1854年回国以来,从他对太平天国的试探、到参加洋务活动、到同情戊戌变法、直到支持孙中山、支持辛亥革命<sup>[3]</sup>等一系列活动看,其在各个阶段的思想演变和改革主张,历史地体现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有知识的理性的志士的代表——的心路历程。而留美幼童在第一阶段以开留学先河、“西学为用”;第二阶段身处逆境,振奋精神,绸缪报国,其中7人为抗御外侮以身殉国;第三阶段即到1900年以后,清廷推出以君主立宪为主的新政。这时,詹天佑自主兴建铁路,唐绍仪主谈西藏问题捍卫主权,欧阳庚、刘玉麟、苏锐钊驻节国外维护华侨权益,梁诚谈判收回部分庚款,唐国安办清华,蔡绍基办北洋大学,方伯梁办唐山交大,吴仰曾、邝荣光办矿业,钟文耀、黄仲良、罗国瑞办铁路,周寿臣办船务,唐元湛办电讯,梁如浩、丁崇吉办海关、税务,徐振鹏、吴应科、蔡廷干办理海防事业,林联辉主持北洋海军医院,三唐、二梁、容揆、欧阳庚和温秉忠持续致力于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集体传承由容闳起跑的接力棒<sup>[4]</sup>,黄开甲赴美办世博会,而容耀垣则在体制

外全力支持孙中山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这十年。他们全方位地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各尽所能,作出了程度不同的有价值的贡献<sup>[5]</sup>。

应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铁路、矿山、航运、有线电讯等事业,当时正处在科技、生产力发展前沿,其重要性不下于今日航空航天、能源、信息工业等关系到国家经济、科技发展的产业。

第三、从史学研究方法来看,解剖一只麻雀,展现社会一个横断面,从来都是一种可取的方法。

举一个例子,对黎锦熙、黎锦晖、黎锦耀、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这八位卓有成就的黎氏家族成员,胡耀邦同志曾经建议整理、编写《湘潭黎氏》以述介其生平事迹。他对编者黎白说“写你们黎家,我看是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知识分子阶层的横断面,意义很大。”“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时,我就想过要组织作家写一些真正实事求是反映我们的国家几十年、近百年历史的作品。”“这可不是一桩小事……一定要看到重要性和必要性!”<sup>[6]</sup>这番话,可以给我们研究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以很好的启示。对于近百年来的人和事,要搜集到鲜活、翔实材料不算太难。120位留美幼童,其背景相同,遭遇相似,合在一起也算是一个大家族。事实已证明,加上他们的后裔,出现了不少光彩照人的人物,这些人物所涵盖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对他们足迹的追寻同《湘潭黎氏》一样,同样可以展示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横断面,因而这项研究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第四、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他们是近代中国首先出洋学习的有示范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

140年来,中国留学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流砥柱,而这120名幼童是这支浩浩荡荡的留学生大军中的排头兵和探路人。现在回过头看,这100多万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之大不可估量。留美幼童在留学期间成绩优秀,品行端正,爱国至诚;与所在国人民友善相处,对中西文化包容并蓄,受到师友爱戴;回国后即使身处逆境,仍然竭尽所能,报效祖国。他们在追求人类共同的生命价值中,提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留下了一份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开拓、爱国、务实、包容。他们不仅是排头兵,堪作留学生的楷模。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付托,这是他们的足迹为后人追寻的又一个原因。

在太平洋两岸从事留学生工作多年、输送过

1500名留学生到美国的沈长风先生,看到留美幼童的历史后,就把他们与当前出国留学的青少年状况作对比,认为“留美幼童以那般年纪,前无古人,勇闯彼岸,取得骄人的学业成就,回国后又担当大任,无疑对中国留学生教育提供了很有示范作用的先例”。由此他感到“我的余生有做不完的事了”。他表示要沿着留美幼童的足迹,西起旧金山,东至康州、马州,凭吊容闳的墓地,遍访他们就读过的大学,然后从事案头笔耕。他用今昔对比的方法,着眼于改进现实的留学生工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用先贤的故事来勉励后来人奋发有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第五、从地区文化建设来看,在1557年实施海禁以后,澳门、香港、珠海,以其面向海洋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人文环境,成为中外交流的“东方之珠”。这里的人民营造了开放、包容、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珠江三角洲文化。这个地区文化特点,是当今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成功创办永不僵化、锐意创新的特区的重要条件。容闳和半数以上的留美幼童,生长在珠三角,他们和当地人民一起,曾经谱写了对珠三角地区文化建设有实质内容的重要篇章<sup>[7]</sup>。

对待“留美幼童”这个群体,之所以出现个别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研究的着眼点、出发点和对历史人物“知名度”的看法等有所不同。

我们的研究要从大历史着眼;从实际出发,根据翔实的材料而不是根据主观印象和臆断。历史是由各个时代、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缔造的,不能只看几个显赫人物在台上表演,不能只抓住几个“知名”人物来研究。2010年9月23日,温家宝总理同在美华人媒体负责人座谈时,有人提到,在美国有50多名华人参加过南北战争,温总理补充说,还有30万华工在美修筑横跨北美大陆铁路和开发中西部,为美国的统一和建设作出贡献,都值得研究和介绍。这50名华人和30万华工有几个人是知名的呢?何况一个人知名与否,或者说,事业成就如何,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学识、才华和主观努力,而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留美幼童中途辍学,被召回国,回国后又经过一个“冷冻期”,与他们同时在美留学的日本幼童的外部环境和遭遇相比就迥然不同。那篇文章作者说他们要“度日求存”。的确,有一段时期,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要“度日求存”,但这不恰恰是合乎常理的吗?

## 二、对容闳与留美幼童历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尘封了近百年的容闳和他所带领的120名幼童赴美留学的历史重新被人们提起,已近40年了<sup>[8]</sup>。但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是1998年的两次会议:一是9月在美国康州耶鲁大学,由该校历史系和康州留美幼童纪念学会(CSMS)举行的纪念容闳诞生170周年的纪念会<sup>[9]</sup>;二是11月在珠海举行的“容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sup>[10]</sup>。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合办中国留学史大型展览及其后中央电视台电视记录片《幼童》的播放推进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认知。2004年11月,珠海市举办的“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又是一次容闳与留美幼童后裔团聚会,这次大会的召开以及珠海容闳和留美幼童研究会的建立,把海内外学者和“幼童”后裔的力量和成果凝聚在一起<sup>[11]</sup>。多年来,南开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两个留学生研究中心,以及中、美两国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学者所做的专业研究工作在学术上引导着这项研究向深入的方向发展。海外“留美幼童”<sup>[12]</sup>后裔们联合建立的联络网为遍布各大洲的留美幼童后裔和学者提供了一个互相联络、资料搜索的平台<sup>[13]</sup>。现在看来,海内外学者、后裔及媒体的合力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承载这些成果的,首先是图书和发表在报刊和网页上的文章。10年来已出版这一课题的图书和发表的文章包括传记、历史过程介绍(含相关史料)、家族史、书信集、会议论文集、专题研究及报道、纪念活动记述、章回小说等8类。报刊文章则有特刊、系列报道、专题论述、访谈等形式。向公众推介这些成果卓有成效的,是中央、省市、香港电视台曾经播送过约9部长短不同的电视片<sup>[14]</sup>以及北京、珠海、香港、广州、哈特福德市等地举办的图片和文物展览<sup>[15]</sup>。

在120名“幼童”家庭的后人中,参加1998年的两次会议并取得联系的有两家,2001年在康州参加会议的有9家,2004年来珠海参加团聚的增加到29家,而今年能够互相联系的已达49家<sup>[16]</sup>。也就是说,这120名“留美幼童”,除了少数早夭、因病提早回国的以外,历经六、七十年的战乱与失散,到140年后的今天,仍然有40%以上“幼童”的后人能够在会上、网上团聚或联系,这很不容易。这个后裔联络网,蕴藏着不少珍贵的家族史料,继续挖掘和激活这些史料,是很有意思

义的。10年来留美幼童后裔联系日益增多这一事实,正好反映着容闳和留美幼童历史研究不断发展的态势。

以上专家、学者、媒体的耕耘和后裔的参与,使留美幼童研究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1. 再现了容闳及其留美教育计划的全过程,翔实地介绍了容闳和相当一部分“留美幼童”的生平事迹,分析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所受的遭遇和产生的影响。2. 发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出生和初受教育于东方文明古国的学子是怎样从封闭的国门“走出来”的,又是如何受到从欧洲移民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普通家庭的接纳和照料,以包容的精神对待多元文化,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在此基础上缔结了植根于基层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3. 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原则出发,扬弃曾经泛滥一时的片面、僵化、先入为主的老观点,努力探知事物的本来面目。譬如对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要员在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中的作为,根据他们实实在在的言行来判断是非,而不是主观、武断、一棍子打死。尽管这里所研究的只是历史中的一个小片断,但我以为这种学风是应该坚持的。4.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他们在铁路、海军、教育、外事等方面的事迹和贡献外,又发现了不少值得探索的新课题。例如毕业后在美的“留美幼童”在舆论界和外交工作上维护华人华工合法权益、反对歧视华人的1882年“排华法”;回国后对中国矿业和地质勘探,对水上航运,对税务、海关,对有线通讯,对医务(包括军医)和体育,对国际国内禁毒事业、对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影响,等等,都可能有不少史料值得再深入挖掘。我们深信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台湾等地以及在美国的国家、地方档案馆、图书馆的馆藏中还有不少“未开垦的处女地”。

今天2010年11月17日,正好是容闳诞生

182周年。我们来到容闳的故乡,纪念他的幼童留美计划启动140周年,分享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海内外学术界和关心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有心人长期耕耘的结果。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想到近40年来胼手胝足、辛勤耕作的掘井人。

已故的高宗鲁教授最早在1972年10月投书康州纽海芬纪事报(New Haven Register)倡议纪念“幼童”赴美100周年,他又身体力行,遍访“幼童”足迹,组建纪念学会,在大洋两岸之间研究、交流,直至2006年辞世。容应骞先生作为后裔第一人,1998年首先在耶鲁大学参加研讨会,尔后一直扶病关心并参与研究工作,他精心筹划2001年在康州、2004年在珠海的聚会,但都因病伤不能参加。虽然2007年他因病辞世,我们仍感到他的心始终和我们在一起。

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两个留学研究中心、耶鲁大学历史系以及中、美、香港许多大学的专家、教授历年来费尽心力,亲自动手研究,并在学术上、组织工作上大力支持这项研究,使研究引向纵深,成果不断涌现。

新闻、出版、电视等媒体发表的各种著述和报道,把信息传输给公众,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其中,中央电视台的文献纪录片《幼童》,被公认为具有高度文化内涵和社会效益的电视作品。

珠海市领导长期以来对这项研究、对容闳和留美幼童以及留学生纪念基地建设给予关注和重视,并在思想指导、组织工作、物质条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欧美同学会、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珠海市香洲区委主持和共同规划下,“容闳纪念馆”和“中国留学博物馆筹建办”也在容闳创建的“甄贤社学”原址举行揭幕和揭牌仪式。

上述对“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都值得我们感谢、尊敬和学习。

## [参 考 文 献]

- [1] 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六题”之题二》,《九州学林》2008年第1期。
- [2] 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第16-20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李理察(Richard V. Lee):《Forward》and《Introduction》for《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by Yan Phou Lee, Xlibris Corporation, 2003. 钱钢、胡劲草《为华人权益而战—李恩富》,《大清留美幼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2页。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第5、6、7章,珠海出版社,2004年版。唐绍明《唐国安的留学教育见解》,《中国留学文化学术研讨会

- 论文集》,2008年版。容应骞(Richard H. Yung):《To Our Grandchildren》,ISBN 978-05-7622-6 新加坡出版,2007年版,第25-28页。
- [3] 刘中国等《容闳传》第16-20章,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
- [4] 谈判退还部分庚款,由梁诚、欧阳庚在美反复交涉;在国内,唐绍仪、梁敦彦在外务部大力支持;协议谈成后,由梁敦彦签字;庚款留学生的选派、出境、护送,全程连续由唐国安负责;唐元湛负责留学生在上海的转口事宜;容揆则自始至终在美负责照顾留学生,安排入学;事成,由唐绍仪代表政府赴美表达谢意。

可见,三唐、二梁、欧阳、容揆接过了老师容闳的接力棒,集体形成从北京—上海—华盛顿—美国高校的链条,落实庚款留学。

温秉忠在1906—1907年曾由清廷遣派,以清廷教育代表团(Imperial Educational Commission)成员的身份两次赴美。有趣的是,两次赴美都与宋氏三姊妹出国留学有关。1906年出席白宫招待会时,把他的甥孙女宋蔼龄带去,见到了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罗斯福问16岁的宋蔼龄到美有何感受,宋向他提出:美入境当局对她持葡萄牙正式护照入境,把她羁留在旧金山外港19天,这样对待中国留学生太不应该!罗表示惊讶,低语表示遗憾,然后顾左右而言他。温第二次去美时,携带宋庆龄、宋美龄先到新泽西州,然后转至佐治亚州,宋氏姊妹先后进入 Wesleyan College。(见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P. 108—111, Harper & Row Publisher, NY, 1985)

- [5] 石霓《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钱钢、胡劲草《大清留美幼童记》第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 [6] 黎白等《湘潭黎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黄宗江《胡耀邦约黎白写〈湘潭黎氏〉》,《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 [7] 黄晓东、杨毅、沈荣国《珠海留学史》第1章第1节,结语,珠海出版社,2010年版。
- [8] 吴相湘《吴序》,《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高宗鲁译注,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 [9] 容应骞(Richard H. Yung:《To Our Grandchildren》,ISBN 978-05-7622-6,新加坡出版,2007年,第259页。1998年9月,容应骞医学博士(容开之孙)由新加坡到美国康州,与耶鲁大学历史系白彬菊教授(Professor Beatrice Bartlett)和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教授联系,在耶大举行第一次有“幼童”后裔参加的容闳诞生170周年纪念和历史研讨会。康州州长约翰·罗兰(John G. Rowland)宣布:将开会日(1998年9月22日)定为“容闳与留美幼童日”。
- [10] 章开沅《序言》,《容闳与中国现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 [11] 林蓓《后记》,《容闳与科教兴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年论文集),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 [12] “留美幼童”被召回国时,年龄已达20—26岁。为了叙述方便,中外许多作者,常把这个成长后的留学生群体,仍称之为

“留美幼童(Boy Students,或CEM Students)”。

- [13] 因特网(Internet)上,为进行容闳和留美幼童历史研究、联络与交流,学会、学者、后裔建立了以下几个网页: A. 陈肇基先生、容施(Dana Young)先生、韦幼玲(Jackie Mintz)女士建立、容应骞先生生前参与策划的联络网: <www.cemconnections.org>; B. 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网页: <www.zhrh.net>(blog.sina.com.cn/yungwing120); C. 美国康州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网页: <www.120chinesestudents.org>; D. 美国学者Ms Casandra Bates建立的网页: <www.YWProject.com.>
- [14] 近年各电视台摄制的电视片:2000年香港的纪录片《天朝之子》(中文);2001年CCTV-7《人物》栏目《容闳》(中文);2003年CCTV-4 珠海、哈特福德两市越洋连线节目(中文、英文);2004年CCTV-4《走遍中国》栏目(中文);2004年CCTV-1/-9 文献纪录片《幼童》(中文、英文);2004年珠海电视台《共同的容闳》——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中文);2004年珠海电视台《会后访谈》(中文);2006年香港RTHK/广东 记录片《百年留学》第一、二集(英文、中文);2010年CCTV-10《子午书简》栏目(中文)。
- [15] 10年来各地举办过的展览有:2001年9月由留美幼童纪念学会(CSMS)和哈特福德历史学会共同举办的“容闳和留美幼童在美部分文物”;2003年3—5月由国家历史博物馆/香港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共同举办的“中国留学史展览”,其中第一部分为“容闳与留美幼童”,同年12月在香港举办;2004年由广州荔湾区文史办在广州沙面举办“来自广州西关三位留美幼童詹天佑、梁普照、梁普时文物图片展览”;2004年12月由珠海博物馆在珠海举办“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150周年”。
- [16] 到2010年11月17日为止,居住在世界各地的120名留美幼童家庭的后人,已取得联系的有49家,他们的祖辈(留美幼童)是:第一批(1872年出洋赴美):蔡绍基、黄仲良、黄开甲、邝荣光、梁敦彦、欧阳庚、容尚谦、詹天佑、钟文耀、曾笃恭、曹吉福、牛尚周、罗国瑞、吴仰曾;第二批(1873年出洋赴美):丁崇吉、方伯梁、李恩富、梁普照、梁普时、容揆、容尚勤、唐国安、唐元湛、王凤喈、苏锐钊、曾溥、温秉忠、陆锡贵、黄有章、邝炳光;第三批(1874年出洋赴美):梁如浩、祁祖彝、容耀垣、唐绍仪、周长龄、周万鹏;第四批(1875年出洋赴美):黄季良、林联辉、林联盛、刘玉麟、唐荣浩、唐荣俊、盛文扬、潘斯炽、梁诚、沈德耀、沈德辉、周传谏、周传谔。

## Why We Endeavor to Trace Dr Yung Wing and CEM Students' Footprints?

LIANG Zan-xun

(Aviation Indust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8, China)

**Key Words:** Yung Wing; CEM(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changing situ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history of studying abroad

**Abstract:** As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CEM Students, I deem that this research is of much deeper significance than that for common family history. In view of the time when the event of CEM occurred,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ent, in view of the method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of dissecting a “sparrow” for revealing the transverse section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view of the pioneering and exemplary role of the CEM Students in history of Chinese studying abroad, the footprints of Dr Yung Wing and the CEM Students as a whole are of great value to be traced. Abundant achievement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for Yung Wing and CEM Stud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ten years. Whole course of Yung Wing's educational project reappeared. Careers,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and roles of quite a lot of CEM Students were plotted and unveiled. And some new topics worthy to be investigated are discovered.

[责任编辑:周棉]